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與王序大

司成遺翰卷之三目錄

與羅仲山通政

與艾西麓都憲

與瞿師道殿讀

與敖夢坡司成

與尹洞山宮允

奉王大廓先生

與孫季泉少宰

與王序夫戶部



與禮部王子

與門人柳大行

與林平泉太史

與薛方山同年

與孫季泉少宰

答毛小江太守

答門人余進士

答門人郭主事

答汪春谷中丞

司成遺翰卷之三

左輔王維楨著

宗孫庭諫編

與羅仲山通政

自入南中欵歷半歲音塵未由達然念未嘗不之也
南中山水佳麗果稱勝遊僕甚安之顧老親殊不樂
此從行者亦皆思歸意頗戚促會家兄與表兄三人
者至旦夕且扶老親及從行者俱西以順其欲慰其
思既去則僕乃獨旅矣君子出而應世至離弃骨肉
以徇仕宦之榮不數為人少選之間僕亦投疏去矣

僕顛毛種種漸成一翁人間萬事視如飄瓦苟幸乞身岩穴當令白髮却掃除也客懷絲夢卒卒不可具更欲傾寫來也

與艾西麓都憲

往在里中再枉翰教真愛可徵自入南中數思托致區區不得順毛然念未嘗一日不之東垣下也日來虜警少息恐故令吾怠而突出之也公東北長城其加念備矣夫復何言第時事紛異漕舟復不通齊秦之民並困于食秦中米價斗二錢此不可不軫憂也

鄉里衣冠居南中者絕少旅抱種種無從傾倒但瞻憶高明登臺神馳耳舊侍吏回京附申遠念若此猶不具十一也

與瞿師道殿講

三月中得足下遷轉消息夫詞林官累至講讀尊重矣今所異足下者唯績學博聞究識今昔之故異日者歷華要濟時艱當有聲稱不徒擁虛號也鄙人齒年與足下同然顧早衰今顛毛種種漸失故吾用是罷廢舊業淡視宇宙往年志狂膽簾思欲唾手監功

名今付之無何有矣枯木朽株能為用哉故欲足下
勉之耳初鄙人入南中也固請老親與俱居五月餘
老親不習其水土每食減一器形貌減削家人在侍
者遞病遞興寤躑而不安鄙人甚苦之會從兄以壽
老親至因輿老親而西諸在侍者皆從迄今獨鄙人
一身在蓋閨寂甚矣鄙人自從宦來所如與老親偕
乃今析而為兩如中情何然所以為者今冬方謀改
先人兆居無何且疏請假歸畢我夙願不出半歲復
得侍顏色故忍送老親往耳然每一念至未始不骨

驚心折也頃聞令堂老夫人尚在常熟足下可且緩
思鄙人形跡單子沉憂萬端胡寧不戀戀哉每見鳳
竹徐公為道康吉為慰南中熱異甚向令老親不去
在此何以堪之此區區私幸也

與敖夢坡司成

適見邸報以公為天下師甚符群望南中縉紳大夫
之屬靡不呀然一口以為然也顧近世講學之士往
往托跡于有道之門實以恣其無忌憚之為者今公
負聲有道非一日矣而又在師位士以講學來者安

得拒之第猶須別蒼素耳僕楨自前月別老親于江
上家人在侍者皆去乃茲塊處寂寥歸念時作非薄
榮祿誠夙有先人之大事未終畢也頃之且當有請
風便卒卒布私如此諸惟亮在幸甚

與尹洞山宮允

初僕入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屬咸為僕稱南中壬
子錄若是其美好也僕在塗時人有饋南中錄者從
車上一讀之未得詳悉乃復索錄再三讀則變色嘆
以為錄美好若是諸大夫言猶尚未具也即如策中

論兩都事甚辨則沉沉有至計隱忠焉彼淺鮮者安
知乎又諸在錄者盡拔吳下名雋不遺一珠吳下人
稱服僕往往聞之詞林以主試為榮舊矣如公事事
震焯光燭江表者蓋未可數睹也江海羈孤鄉心時
發第嫌于李下不敢言頃之且有請也公出入鳳池
綽有佳致句滿篋囊中幸以惠教遠人也

奉王大廓先生

自楨入南中無幾何時即聞翁晉秩司寇都人或籍
籍頌傳以為且當不寃焉楨得之甚喜然不值便抱

臆不得申久之奉有鼎翰來祇益重楨罪耳其後每見令器長公則問北去人有不長公輒辭以為無有遂蹉跎而抵于今尺書不至唯門下幸以亮區區也方今天下之患北結于胡南困于倭若是者何也不直卒弱力纖亦將事之臣未也如翁既負宿望又諳兵謀誠使執事君子疏請于上授之節鉞于南則海波立澄于北則塞烽坐銷可也顧令理案牘論平反非其望矣楨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老親以不習水土早歸家人在侍者皆從今惟一身在此耳自

度卒之安禪徒令母子相思苦耳少選且欲請告當更具所私也

與孫季泉少宰

鄙人楨蓋自去歲十一月至南中今春湖鴈將起擬附書報門下屬聞公使楚遂止然念固悠悠往也公令子二郎登第本乃茂才乃南中縉紳之論嘖嘖然以為天佑德門焉蓋嘆其盛也頃有傳者云公徒貳天官即柄不在握然得論辨人材嘿坐觀其成斯但可以脫是非非所以闢賢路也鄙人度即異日靡所

建豎故與知己言特深期之爾老親居南中不習水土又絀于愛女日夜思歸會後兄來因輿而歸矣楨身跡孤子既鮮兄弟之聯又乏糞土之息自宦遊且二十年老親未嘗不在行今老親年七十衰暮矣咨咨言倦游為人子至拂親志逐世俗之榮不得比為人居無何亦且請告焉實念桑榆非薄圭組䟽至幸公為遂之也南中川嶺佳麗每一臨眺輒有俯仰之慨獨不能賦一詩償之山靈或竊笑之也今來見者余子楨所舉士也因附書北若欲論辨人才則余子

者當首先論者也

與王序夫戶部

北客至南中得公所貽書戚戚之念不啻骨肉讀之惻然初僕抵南中甚不習其水土既久乃漸習焉乃老親一不習輒思歸去不肯斯須留遂輿之西諸不習者悉遣之從其不習甚者又或溘亡抵今獨僕一身在耳旅懷甚惡日惟故山之思頃且遣使上書乞畢依劉之願乃聞邊關告急梁宋之郊每多白跣當斯之際百司皇皇咸釋去簿書講戈馬之略僕其可

言歸邪須其定乃圖之以遂吾志焉

與禮部王子

僕至南中南山水以佳麗稱者數十區僕居且浹
歲不能歷一二焉可以觀羈人之况矣足下吳人也
吳中遭倭夷之創特甚客自北來者云足下思吳而
悲苦焉語曰代馬嘶風越禽戀枝亦各其志也方今
天下多故足下瑰竒非常又生長闔閭之國習聞用
兵制勝之算苟睹上計亟草奏行之庶以拯焚溺也
僕且欲作歸人矣乃復喋喋言事若此以為群鳥共

林風雨鳴號矧固為王臣乎足下毋謂越俎也

與門人柳大行

使來言執事次江浦蓋逆旅之間乃猶沾戀區區至
枉問訊此之為情深重矣鄙人顛毛種種頽然且暮
卒之安所裨補計宜早自引避獲保平生語曰宦猶
海也百險備焉乃自古記之矣執事吾鄙人之知己
也故瀝腸道之豈可語他氏哉執事負節士之槩扶
達人之識明日晉列諫垣典論議之司為國家定
一是推邪慝彼其時鄙人雖守丘樊幸竊聞之有快

心焉惟執事勉之而已世塗多岐蓬踪頻轉與二三君子相睽久矣念至輒為悽然其見諸君為言鄙人思慕甚也江介羈孤有懷未悉長江日夜客心共之古人之言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正此今日瞻望之衷也具有不珍之幣用備行李附使還報其貽吏侍三渠公與給諫薇田君書皆余之鄉中人可令使者分致之也

與林平泉太史

去年夏曾脩牘申悃并謝所以眷行子者甚厚比牘至燕乃公以得請南矣牘留瞿子期達之公所抵今果得達之不也牘所具者大都明交道世情有今昔感慨之私焉如徹公覽可以知吾言所指矣僕今客南中半歲久矣從雲間士大夫知公在憂服中然不得挈舟往訊之如中曲何雲間人稱公居憂守禮甚謹僕不以為異乃其平生素節尺寸必矜矧茲大閑又安肯踰越哉初僕入南中也奉老親與偕乃老親不習其水土固思歸復輿而西因念老親年逼桑榆又僕獨子乃分而為兩昔人所謂魂徃形留者也居

頃之且謀疏告退依華山畢菽水之願焉人有志適
之則安強親所不便以逐世俗之榮與背親遠遊日
作擦眉人斯謂之適志不乎斯懷以語他人將指為
誕惟惠子知我故及之云具有書幣在別札見區區
之忱并以訊令弟先生瞻望誠久未之能睹識也

與薛方山同年

使還得公書乃知既已登壇柄事一新號令矣僕未
嘗遊上郡五原之地然知其為近塞光景頗牢落與
內地殊第豪桀出世且欲立功絕域之外正不宜置

若樂于此間也來示登歷十律種種見胸臆不厭繁
多僕今著在壁間時倚几坐讀焉足當一遠游也往
既許序公集矣雖季布無食言而陳搏顧其臥常一
月不理紙筆坐此乃久閣適奉督命立當驅策畢役
矣臥山中甚適柰何又令山人起乎節月向暑將無
觸趨炎誚耶出處兩迷中曲如醉嗣當更布之也

與孫季泉少宰

往余進士過吳中附言申致區區當必至于左右茲
而紹興韓推官使者過發書則推官奉其母至任並

不習其水土疏請改除固其情也不知于例得否韓
推官書云老母年六十餘見存牙齒止得六箇所賴
以養生在麥或菽粟而此地皆無則廢老母飲食矣
遂乃侵尋病羸形貌減損家人無小大皆病相次呻
吟日夜不休詢以此愁痛於邑精神因之弗振雖強
力臨政然非其志也僕觀其詞苦其情真且有契于
余中為悽悽者久之推官僕門人也因請說于公公
貳銓曹當樞要能令推官果其願故誠使回遠其道
過吳中言私耳日前海寇橫甚吳越大縣半遭殘傷
來請告為披寫之焉

答毛小江太守

初僕既濫詞曹即知大倉有三江毛翁者故大宗伯
剛正不詭人也實恒竊慕之以為生不幸不及睹其
人得睹其文可矣頃入南中偶與足下會其風神矩
度一脫近世緣飾之態私甚敬之問之則故大宗伯
三江翁孫也語曰是父是子僕亦曰是祖是孫矣已

即惠三江翁集厥詞甚雅俄而檄至以足下守柳州
遂乃別去柳州誠險遠然甚宜賢者之治所謂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也足下里中士以贈言屬僕僕業已
受令而不立就者有由也頃之且就矣豈有食言漢
季子哉使者持足下翰貺來具悉眷懷且藏之頃日
以復焉使言大倉兵燹特甚僕為震痛者久之大倉
大家盡避難姑蘇城中若是則弃大倉矣執事君子
竟聽之弃乎亦將謀與驅逐安定之也僕守在筆札
不當言他事以足下大倉人故及之耳使者取報殊

遽卒卒附謝如此誠未之具也

答門人余進士

今別來三歲矣鄙人髮種種變矣童年謬不自量思
為蹕厲古今之事探穴藏山之指到于今悉罷之非
志弗振蓋神氣聰明違我去也益之親老影孤既鮮
兄弟之聯又乏糞土之息百憂沓集夙志遂移且又
有憂生之嗟焉今雖著跡詞苑第野鳥栖風枝耳頃
之且翔去執事况我以作者謂其上薄古雅近變時
習是望甃人捷走跛驢千里也安有哉安有哉吳越

壤地相接又帆幙能通即若執事之京能取道江左
當為舟中之晤杼夙昔之懷不爾不能伸也執事負
器卓犖非衆庸人繼自今奮往即萬里何有焉語曰
黃鵠薄天斥鷃伏籬亦各信所賦也使者荷擔取報
會鄙人坐他奪不得輒為答乃強留一日予之春來
旅抱凌亂傾寫不可具得面乃歷歷也

答門人郭主事

乃者水部丁君至遣使來歸執事書幣他日見丁君
則又傳執事所眷眷于不穀者甚勤而期冀瞻注于

不穀者甚鉅不穀安可當此念也竊嘗自量推魯之
性與世寡諧則投之山林為宜乃今驅馳于畏塗之
間仰視嶮巖俯臨谿壑且未知所稅駕今不穀筮筮
守孤郵曹署既閒骨肉盡遠晝日假寐纔一交睫便
栩栩到家山可以見旅况矣執事茂年而負遠志不
肯墮躬于靡靡之俗即萬里何有哉惟保持自玉彌
增令聞愷愷

答汪春谷中丞

鄙人楨蓋今仲冬始入留都留都縉紳之屬諸嘗與

司成遺集 卷之三
翁遊者咸咨咨為稱不平以為有賢若此尚猶橫羅
唇吻世塗誠嶮巖哉居無何翁翰札即至于前讀其
詞直虛舟世故小兒造物視淹速騰抑澹若浮烟昔
潘岳傷官序蹇澁自引為拙翁蓋是矣彼巧宦者何
多也已又讀登味諸什率慷慨悲歌有嘆世憂時之
抱不獨其詞之工也鄙人既號稱詞苑浹歲以來痛
戎馬至郊之事乃悟筆硯無裨遂弃去不理而又不
能請纓枕戈博一捷之勲語云器再徙則壞業再徙
則荒鄙人之謂矣翁家兄弟皆楚材楚人重之亦或

忌之此七峰翁所以返初服也獨令嗣茂才不與計
偕可為扼腕閩中錄多好詞不知作者為誰然以翁
之惠得讀甚慰發春湖鴈北起南音益阻聞悵惘悵
惘

與黎從吾同年

自得為同年客蓋二十春秋矣乃今蓬轉而集在南
中者才六七人耳中間離合之踪與浮沉之况苟言
之令人惻然此惟有道者能任之耳僕居南中久計
得奉教論歲不過三五亦踈矣今僕既渡江已復作

各涯人矣會面何時黯爾魂銷非飾言也方僕發南
中而且欲渡江也辱公眷眷之誼至遠涉郊關而祖
之江濱人生世間去住皆客此僕聽驪歌而增悽望
行雲而興喟者也僕行次淮北而後者告旋因申謝
私若此炎路如焚去念如矢兩不相便柰何恐公念
逮僕附白之

與曾元山

頻年不晤甫得一奉顏色而輒復離之情其柰何今
公行臺居在湖山兩勝之間僕每一造公未嘗不徘徊

徊顧望沾戀悠悠也嘗私與穉川公約欲持一斛酒
伺公有間則造而賞之且以博片語之教焉今僕既
渡江前語竟成虛盟矣人間萬事每不如願即一訪
友弔勝猶然也矧其他乎行子發南中時辱公軫念
夙昔再臨為別此殆古人執手之義也僕誠甚感焉
卒有送僕過淮而遣之還者因附謝私若此江雲回
首冉冉神馳

與萬兩溪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且二歲矣此二歲中往來奉公之教蓋

不可勝記總之半涉文詞半涉世故與俗所謂酒席
徵逐遞相誇詡以養交延譽者不類也今僕既渡江
與公成各涯人矣海內知己屈指可較而汎汎流萍
之踪又未不知所定此僕所為望南雲而踟躕者也僕
受性愚戇而又復簾中少蓄也度卒之於世安禪頃
之又重之以私憂焉茲往且欲圖引却之計矣唯所
冀望足下者非眇小也誠謂足下持重舉事輒有效
此可以當大任耳毋讓行次淮北炎威益灼灼不能
稱行子意指計程再半月始得抵關中既抵關中期
逃跡岩洞且欲畢文字之役脫稿輒覓便致之矣卒
至淮北回南中附具夙積若此江天悠邈見面末由
唯勉惜景光彌增令德悵悵

與鳳岩公

自僕得奉光儀讀雄篇則私有洒然之懷焉世以文
詞為無用之長者非通人語也僕關西鄙儒上之不
能通先王之論下之不能撰一家之言獨以命坐文
昌濫竽詞曹耳乃足下顧推引大重者何也今僕既
渡江即為路中子矣然多與故人遇不得少息斯須

畢文字之役及行次淮北乃始留半餉為之且其詞
構于逆旅成于草卒猶之嫫母本陋又值促粧益增
其媿也唯足下有以教之耳今從淮北望江南固渺
渺絕矣握手何日瞻竚惘然僕茲往且將有終焉之
計老親頽年誠不樂遠遊也足下且北上客有問僕
行藏者為道區區之况如此云秋風若至幸早戒舟
車毋淹

與熊明軒太守

頃者僕過濠梁也其時蓋絕甚暑苦矣乃足下不遠

數十里馳而觴僕于濠梁之上觸炎犯夜從者皆喘
喙倦頓矣而竟弗之顧僕何以得此于公也及既渡
淮歷諸村市行采風謠則靡不頌鳳陽公之德者以
為徃年中原盜起時淮以北正嬰其鋒刃而又值河
水沒田民食半菽其能安業者無幾耳向微鳳陽公
至淮以北赤赤矣僕以此故仰公愈益甚方臬趙君
稱公恭謹周慎此固狀其為人耳未盡其大都也趙
君之使者送僕至極境而還因書申謝并具道中攬
采之私若此僕平生不善為佞舌諒不以譽我者為

誣我者也

與王金泉侍御

蜀使至猥承昂翰迺公猶以宿昔之故念逮鄙人古所謂已富麻紵不棄菅蒯此殆似之矣今公雖去關中而入劔閣然關中之民思之如失秦鏡固以為洞見幽潛枉直未嘗清也乃今詢之蜀使蜀中人復目公為照膽鏡嚴憚之夫車轍所歷輒獲令譽若此誠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于其中有實德焉鄙人蓋絕甚敬之焉鄙人西土所生不諳南中水土居今二歲

強半在病中少選之頃且欲謁謝歸矣竟得如意則岩林長畢矣及公瓜代而過華下鄙人當持山釀一斛于嶽館待之且呼故時父老令望見顏色慰所思也曆書既已拜惠使歸附此言謝并道區區如此云

奉王大廓先生

去歲辱惠報音並及厚幣楨既已感之而藏之矣凡翁所勸諭楨者咸父子之至情骨肉之真誼楨誠顯蒙猶能解此顧所為切切思歸者坐老親就衰而楨乃獨子獨子在外老親在家析之為兩望三千里家

書率半歲一通以今所履即古之宕子俠客輕土好
游者間一念之且悽然涕下而况于儒生流也楨幾
欲上疏陳私忽又止固以為時俗重北而輕南此人
情大都也疏若至或將坐楨有向火之志直用是嘗
之耳今且強抑中心之戀脉脉塊處聊觀後事苟令
得渡江東西岐路隨所向往誰又其拘束也惟吾師
照察之耳南中號稱閒曹然顧多人事竟日在擾擾
間以故令器先生殊缺展待幸身親見之當能亮也

與艾西麓巡撫

前有司錄公摧虜之功至晉秩三品矣已而復略其
無可柰何之勢而責之以萬不能堪之情仕宦至此
誠可拊心一痛吾鄉以仗鉞事外者凡數人今太華
君已驛歸作神仙中人矣彼趙子者壯年盛氣難以
効時有司奏以且遵養徐俟徵辟宜哉宜哉吾兄身
繫天下之望以故有司論奏不肯解縛幸勉圖策勲
焉塞北江南相望邈絕適安福王公子將適燕道真
定因附此申慰焉若問羈人旅情則大江之水不足
比其長也

答管平田中丞

關中使來遺楨以翁之手刺乃因訊翁近履具悉其
康強狀甚慰已而謝與槐氏至輒復道康強如其昔
時與前語不異顧獨恨胫篋之盜盜所怡老之金數
百兩去今捕得之不也語曰善營善藏黠賈最良由
是言之則翁平生之槩由此益彰又何戚焉往受命
序集久矣然稽而不畢後者坐北客不便南土時在
愁病中鄉思旅懷盤鬱如結安能効情筆硯間哉頃
之且圖請告退依華山作終焉之計誠念老親不任

遠游得侍家園供菽水優游至百年足矣宦塗悠邈
行者難極且其中有嶮巇百折不翔視而直趨鮮不
仆焉自期若欲効後固須歸華下日能之彼其時胸
鮮俗礙物得縣解乃可說詩附匡鼎之末塵也使告
去甚劇不肯斯須留卒卒布悃若此間見西陂老先
生石谷老先生為道惓惓嗣當嵩書問之也

與江雲石光祿

自公遷光祿業一歲過矣乃僕不以書赴賀者非忘
之也坐羈人多思日日望鄉以故人事都絕貽問不

到耳適奉嘉問念離存昔纍纍數百言是益之愧而重我咎也則何為解焉亦賴公肯亮區區耳往公守職方一切戰守之宜悉經決發然由其策卒以保境無事此之為功時輩鮮儼至遷秩止若此乃取恒調居茂才耳非超歷有赫也何以勵投軀之士哉僕私竊嘆焉頃聞人有上疏論薦將材者滿十人乃遺足下而不錄何也語曰澤居知漁山居知獵各因其所諳也足下守職方久其諸夷情戎畧叩之桴答取之囊解即令授鉞登壇指揮諸將直頃刻出萬計耳乃

顧抑而不贊焉於公家謂何老子曰世知我者稀夫知己之難蓋自古傷之矣僕關西之鄙儒也自結髮時誦說先王希心古昔抵于今顛毛種種矣尚猶夫故吾蔑有咫尺之効斯湏之譽每見客談烈士之踪輒脉脉動心脾焉誠愧之也枯木朽株度卒之難任則歸念劇興炎炎不可制有頃且欲請告去矣執手何時瞻望淒其

與姚元貞侍御

往于江館別時曾期以鄙詞相贈抵今尚稽焉旅抱

可知矣居無何且欲遣使請告以鄙詞俱往僕與足
下訂十年之交不為新矣而足下按關中之政僕又
能識其大槩斯文非僕撰之而誰也自僕既送老親
歸恒鬱鬱不樂積至今日遂成沉痾之憂今兩耳不
能聽五步之言左體麻木搔之不覺痛痒此疾作業
已三月矣然宦子重祿輕生猶復彊有疾以為無疾
逐逐於衣冠之列所以然者非真不知止也誠慮聞
之老親重傷其離抱以故佯示之若無耳然久之且
為大害既已書召一二親屬來若朝至即夕遣之往

令懷䟽請告也足下察僕非謾必信其無他腸若見
昔游諸君為道病客之狀如此方今馳騫榮塗之列
孰非聰明彊人者豈有蒙懵枯瘁之夫得玷其行列
邪僕所以堅決思罷而不疑者亦自度審也濯溪間
公過金陵不肯半日留倉卒附悃不盡委曲

與南叔後吉士

再書申訊南北道阻不得報音恐恐然唯太夫人納
壙之期是念適奉翰諭擬以三月六日舉大事焉蓋
乘三陽旺氣掩羨門固堪輿家所謂藏聚之說也甚

宜顧僕羈在江表不獲預緇謳之末則誠甚歎焉得
翰諭既七日乃即遣使治裝齎文及香帛行戒令先
葬期半月抵吾家傳令守家僮辦祭物偕令來使請
僕之兄弟輩共之渭南奠焉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
祭此僕今日脉脉之私也鄙人居南中久無日不思
歸古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殊未央謂我耳去年幾圖
上書請告欲發輒止蓋其時僕同年諸在翰林者悉
從遷轉而僕乃請告懼人以我為志啜汁直用是嘗
之耳頃之則無嫌將尋前計畢夙昔之願焉度僕歸

路猶當歷商洛藍田折而入渭再轉而之華下會面
有期他不具述也

與郭東野少宰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前僕上書陳情蓋吐
出肺腑矣雲霄知己宜莫如公者當能信之顧復寢
而不行僕以疏既不行法當戒車以往不謂治行未
畢而痰火偶作因而成怔忡之疾于今醫藥在側伏
體枕席之間不能出門戶任驅馳也乃復解裝罷行
焉僕念既會病阻而日月不留期會愈失於法不便

言成遺翰 卷之三
伏鼻門下軫懷宿好令僕不及于罪肯一開口于冲
翁老先生前得賜題覆俾病夫出處之迹斤斤明白
則菽水之願既諧而山澤之癯亦矜矜就健矣此其
為德當與解縛授箴者同也感佩寧有窮哉僕平日
善飯今每食不盡一器手足悉覺荏苒無力不能徧
候諸故人矣見筠泉翁洞山翁泉南翁三館兄道此
惓惓不盡瞻依之切

司成遺翰卷之三



